



李 初秋夜雨

初秋夜雨

伏龙山纪念碑

伏龙山纪念碑

文峰塔

松建新村

陈 东海塘

外三首

养花

解忧文

老家门前有棵石榴树

蔡建荣/文

四季更替，岁月如梭，时间犹如一只无形的手，伸向了我记忆中老家的门前，点亮了那棵石榴树的生命之光。每当我想起那棵石榴树，就不禁沉醉于它那独特的魅力。

在我的记忆里，这棵石榴树似乎一直站在那里，守护着老家，无论春夏秋冬，它总是屹立不倒。整个春天，它绽放出鲜艳的花朵，像一幅精美的画卷展现在人们面前。在其绚丽的红色花瓣掩映下，家门前仿佛成了迷人的仙境，吸引着旁人的目光。每当微风拂面，红色的花瓣在空中飘舞，满树的绿叶与红花交相辉映，给人一种宁静、和谐而美好的感觉。

当初秋悄然而至，此时的石榴树上便会挂满石榴，圆滚滚的石榴像红宝石一样，闪烁着诱人的光彩。我拿起一个石榴，轻轻敲击，传来的声音仿佛是对我的呼唤与期盼，那甜美的果汁在口腔中弥漫开来，给人一种愉悦与满足的感觉。每年夏秋之交，家人们与邻居会围坐在石榴树下，品尝石榴的美味。小时候的我们会听大人们讲民间故事与传说，或者让他们出民间谜语给我们猜。我外公的谜语最多，也常常被我猜中，我们在石榴树下度过了温馨而快乐时光。这猜谜的儿时经历，竟然成就了我一生不离不弃的灯谜爱好。

到了深秋，石榴树逐渐失去了花朵和果实，却收获了金黄色的叶子。那些叶子像艺术品一样，把石榴树装点得如同一座金色的宝塔。微风吹过，树上的叶子在空中翩翩起舞，如同一群优雅的仙女，给大地增添了几分秋意的柔情。

冬天，在那棵高大的石榴树下，我静静地坐在一把躺椅上，享受着午后阳光的温暖。偶尔有小鸟飞过，停留在石榴树枝头，啁啾声和微风的轻拂声交杂着，在这寒冷的季节里，带来了一丝生命的活力。

不仅明媚如画的四季不曾改变石榴树的坚韧与生机，即使是在风雨交加的台风天，抑或是白雪飘飘的严寒冬天，石榴树依然高高矗立在我老家门前。它的坚持与顽强一直鼓舞着我，在困难和挑战面前要保持乐观和坚强。

我喜欢家门前的这棵石榴树，它给我带来了无尽的快乐和勇气。每当我面临困境时，我总能从这棵石榴树上汲取到力量。它告诉我，生活中的风风雨雨只是一时的，只要我们坚定信念，不屈不挠地追求目标，就一定能够越过困难，迎接美好的明天。

如今的我生活在喧嚣的都市中，不得已为生计而奔波。我再也看不到石榴树的身影，而它在我心中却从没有消弭过。

在农村，用盆子养花是一件奢侈的事情。因为那个时候大多数人没有闲钱买花盆，有人会把花养在猪槽里或者破碎的瓦罐里，这些到现在都算艺术品了。对我们来说，山坡上或者田野里的野花遍地可见，在家里养花似乎是一件新鲜事。

初中的时候，我开始养花，或许就是受了学校里那几盆花的启示。一次在路边，我捡到了一个别人丢弃的花盆，于是便开始寻找花苗，刚好在附近的金竹林中看到几株万年青，便挖了出来带回家，在盆里培上土，把花养起来了。这盆花就摆在书桌上，给狭小的空间平添了几分绿意。据说，万年青代表着吉祥如意，或许正是因为这个，我的学业从此突飞猛进。

时间如白驹过隙，一想起那盆万年青，我便回忆起在那间石头堆砌的老屋，一家人挤在几平方米的空间里，却并没有局促感。在昏暗的光线下，

母亲经常坐公交来我这里，她来做的事情就是帮我打扫。以前我并没有感觉到她多么爱干净，但是对于我的新家，她似乎有着更为苛刻的要求，每次来都要数落一番，认为我做不好家务。我十分委屈，其实，一开始我几乎每天都打扫，并且仔细规划每个物品摆放的位置，只是现在已没有心思去打理。

她每次都是匆匆地来去，有时候为了赶公交车，饭也不吃就走了。后来，由于拆迁，她开的小店也被拆了，她也搬到了我这里，带来了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，塞满了我的小屋。

让我意外的是，她还给我带来好多花草，有两株硕大的酒瓶

直到有一天，我看了《非洲紫罗兰皇后》的故事：埃里克森到同僚的姑母家去探访，发觉这位女士将自己一个人关在暗沉沉的百年老屋内，周围没有一丝生气，只在一间房间的窗台上放着几盆小小的非洲紫罗兰。这屋内唯一有活力的几盆植物。姑母说：我没有事做，就喜欢打理这几盆小东西，这一盆还开始开花了。埃里克森说：好极了！你的花这般美丽，一定会给很多人带来快乐。城内什么人家有喜庆的事，结婚、生子或生日什么的，你可以给他们送一盆花去，他们一定会高兴得不得了。姑母真的依埃里克森所言，

可以看到微坐在空气里飞扬，而角落的绿色却显得生机盎然。转眼我已成了中年大叔，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，也有了自己可以任意支配的空间，为了除甲醛便摆放几盆绿萝。弟媳送了我一棵龙血树，占了很大的空间，为此我专门在阳台留了一个植物天地，这棵龙血树也成了房间里最显眼的绿色植物。大约两年之后，我发现这棵树意外地生病了，有一部分树叶开始枯萎，渐渐地，整棵高大的龙血树竟然全部枯死。

一回到家中，看到阳台上空荡荡的白色大花盆，里面只有黑色的泥土，我怅然若失，总觉得好像少了点什么。我开始查阅资料，分析龙血树死亡的原因，怀疑是水浇太多了，或者是光线不足。

在龙血树枯萎的这段时间里，我也遭受了一系列挫折，都让我感觉自己的生命之树好像也随之枯萎，我变得寡言少语，沉

浸在悲伤之中。于是，我又去花鸟市场买了一株更大的龙血树，有着更为粗壮的 胳膊，还有更为茂密的枝叶。新的龙血树，似乎又让我看到了绿色，我在心底暗暗地鼓励自己：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

却是平流无石处，时时闻说有沉沦。新的龙血树在温室里开始茁壮生长，一切似乎又开始朝着好的方向发展。我吸取了上次的教训，把土壤全部换掉，两周才浇水一次，又把龙血树挪移到了靠窗的位置，时常保持通风。然而好景不长，半年之后，这棵龙血树又开始出现败象，没多久竟然也夭折了。

真是怕什么来什么，我心里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。我的生活出乎意料地遇到了新的麻烦，一下就跌落到了人生谷底。我也开始变得颓废，没有心思去打理其他花草，阳台上的兰花、文竹也相继枯萎。

大量种植非洲紫罗兰，城内几乎每个人都曾经受惠。姑母的生活也因此大有改变，本来不透光的老屋，变得阳光普照，充满彩色鲜明的小紫花。姑母本是一位重度抑郁症患者，但她坚持养花、送花，变成了城内最受欢迎的人。在她逝世后，几乎全城人都去为她送丧，以报她生前的慷慨。

我的母亲没有上过学，她或许并不懂得生命之树，也不懂得心理学。但她好像从来就没有被打败过，她的固执曾让我觉得可怕，直到现在我才明白，我这个

打扫完房间，扒了几口饭，她就又走了，临走时千叮万嘱咐：别忘了给君子兰浇水，兴许还能活过来。这次，我是牢牢地记住了，把花都仔细地浇了个透。再次通话，得知君子兰活过来后，她才放下心来。

那是一个要刮台风的日子，母亲又来电话了，告诉我别忘了把放在26楼的酒瓶兰搬回来。第二天，我一个人跑到26楼，天已经很暗了，我看到了那两盆酒瓶兰，在一个巨大的空调架子下面，就像两个孩子蜷缩在一起。里面的土壤已经有点干枯，但是它们依然挺立着，我突然内心一阵触动，依次把它们抱回了自家阳台，浇上水。

自认为懂得哲学的人，才是那个需要治愈的人。

好一个秋

章柠檬/文

四季更迭中，秋是最不动声色的。她不会如春般一夜好风吹，新花一万枝，也不会如夏般黄梅时节家家雨，青草池塘处处蛙，在立秋过后，她依然远远地看夏在一遍一遍地欢腾，不催不急，姗姗来迟，离离暑云散，袅袅凉风起。那清晨风中丝丝的凉意，深夜露水浅浅的低语，抬头间一朵白云在蓝天怀里清澈地微笑，应该都是秋来过的氣息。

不要试图问一朵花，秋天来了吗？秋天的出场从来不需要艳丽地盛开。也不要试图问一场骤雨，秋天来了吗？那喧闹的声响绝不是秋天的步伐。我曾陶醉于春天一树一树的姹紫嫣红，也曾痛快过夏天一场一场的热烈奔放，但此刻，却沉沦在一片孤独的落叶中。她竟那么美，无声无息地从枝头滑落，迎着柔和透亮的夕阳，在风中轻盈自在地舞蹈，她不再束缚于高高的枝头，岁月把她雕刻成成熟的金黄，一生总要实现一次随心所欲的飞翔。她不是落下，而是归去，朝着心灵的方向，亲吻着深情的大地。秋天的美不在于争奇斗艳，而趋向安静从容，是悄悄渗透的银杏黄，是悠悠飘出的桂花香，是久久的期盼结在枝头的一个果实，是深深的眼眸融化在心底的一场相思。

就像作家丰子恺写的，我只觉得一到秋天，自己的心境便十分调和，非但没有那种狂喜与焦灼，且常常被秋风秋雨秋色秋光所吸引而融化在秋天里。

岁月再安静，也让人恍然，人生已入秋。零星星星的白发丝毫没有躲藏的意思，眼角细细密密的皱纹也开始赖着不走了，它们是我身上长出来的秋天，是时光一天天灌溉在我身上的印记和力量。我会从容地看着时间流逝，允许爱或不爱，允许浓烈或平淡。我不再抗拒秋天的到来，说那个季节容易让人忧愁、伤感，开始在愁绪里静静回忆，也在愁绪里独自美丽。目光虽日渐模糊，但没有像秋天里看秋天那样清晰、通透。脚步虽不再跳跃，但从秋天迈开的每一步都比从前自如、笃定。心里很难再装下新的事、新的人，好像风一吹就忘，但人散夜阑之时，历历往事在目。

俗世烟火，秋意渐浓。飞驰的摩托车后座，女生轻轻地抱住了他，脸紧贴着他的后背，暖暖地闭起了眼睛，像只黏人的小猫；北门街的粉蒸肉饼小摊在下班时间又排起了队，男人只买了一个，匆忙喂给身边的女儿，小姑娘咬一口，再让爸爸咬一口，就这么交换着吃，撒了一路亮闪闪的笑声；有人在唱着 为什么一阵恼人的秋风，它把你的人吹得无影无踪，为什么你就随着那秋风，没有说珍重。我回头望见橱窗里的那个中年人，对着人来人往的大街唱得很深情，应该是个70后；夕阳还没回家，一群大妈挥着木兰扇出门了，广场舞的音乐似乎提前响起了，天最近黑得要快些，但大妈在音乐里会一直发着光；卖馄饨的小车又开始在黑夜里走街串巷地唱歌，热气腾腾的烟雾一路出着卖着小葱的香味。

惆怅是秋，深情是秋；开怀高歌是秋，抿嘴一笑是秋；真实坦荡是秋，欲说还休是秋。好一个秋，滤去了春的矫情、夏的冲动，天空透着彻底的蓝，云显出彻底的白，明亮又真诚。好一个秋，说是清冷，听的是萧瑟，得到的未必不是丰盈，是缀满枝头的沉沉的果实，是麦浪掀起的高高的向往。

